



两性囚徒

● 艳 齐

北京十记者社会纪实丛书

作者简介：

艳齐，青年作家、诗人、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迄今出版诗集《爱你》，长篇小说《暴走》，长篇纪实文学《盲流》、《冲击波》等各类文学专



著 14 部。报告文学《雇工世界》在《十月》发表后，入选《1990—1991 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年选》、《新时期文学精品大系·报告文学卷》，曾获全国及省级文学奖 11 项。

北京十记者社会纪实丛书

两性囚徒

● 艳 齐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北京十记者社会纪实丛书

两性囚徒

艳 齐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北京顺义板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625 印张 2 插页 174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

ISBN 7-5059-2156-8

I·1527

定价:7.50 元

序

一

1994年元月的一天晚上,我们10个记者聚集在丰台双发盛饭庄,筹划一个后来被国内一些新闻媒体列为1994年中国重大文化新闻之一的行动:向社会公开出售我们的社会纪实书稿。

我们拟出了10本书的内容和题目,决定在报纸上自费刊登广告,下决心为正在发育的中国文化市场,做一回投石问路人。

为了鼓舞自己,我们喝掉了一瓶白酒、一瓶白葡萄酒和若干扎啤。

于是,9个月后,就有了这套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北京十记者社会纪实丛书》。

二

“剖析当今世象,反映社会热点,揭示世间隐情,描绘百态人生”,这就是这套丛书的社会性。

中国正处在一个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年代。改革开放给中国城乡带来了宾馆、歌厅、舞厅、酒吧、咖啡馆、美容院、高尔夫、台球、跑马场、私人轿车、花园别墅……带来了证券交易所、外汇市场、劳务市场、股票、公司、出国、外企……这些都是社会的表层的变化。中层,是新的行业、新的职业和新的阶层的生成。而深层,则是社会结构的调整,不同集团不同阶层间的利益

的再分配,以及中国人的观念、行为方式和生存状态的改变。

这一切使中国当代社会出现了层出不穷的新现象和新课题,我们追踪着这些现象和课题,沉入社会的海底,透视它们,分析它们,在纸上留下我们的观察和思索。这套丛书是纷繁的大千世界的纪录,是形形色色“小人物”的纪录。许多是市场经济催生出来的新的人物类型,另一些则是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的“传统”的人物。我们写了在这个急剧变化着的社会中他们的希望,他们的失落;他们的欢乐,他们的苦恼;他们的孤独,他们的躁动;他们的升扬,他们的堕落;他们为自身的生存自身的发展所进行的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挣扎、奋斗。他们正是诸多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主角,此起彼伏的社会热点的构成者。

十本书,十个领域,勾勒出一幅变革时代中国社会的“清明上河图”。

十个人,十种文字风格——

杨菊芳笔下充沛细腻真挚的情感;

曹志前、艳齐更浓郁的文学色彩;

刘一达的“京味儿”;

连继民“信手拈来”的诙谐,严肃的主题包藏在貌似调侃的文字里;

郝在今简洁跳荡的句式中含而不露的幽默与敏锐;

王崇理流畅冷静的论述;

毛磊和王灵书平淡下的奇诡和丰厚;

张维国是十记者中唯一以人物构成全书的,他写女明星可以说别具特色,有其独到之处。

十颗心,沉甸甸的,当我们将自己的作品交给市场和“上帝”——广大读者检验的时候。

三

这是一个需要纪实并且有实可记的年代。

当我们踏进我们的采写空间时,却发现,那里面有许多东西都是不完美的、有争议的,甚至是丑陋的。

我们也不禁问自己:社会纪实与“主旋律”相违背吗?我们的某些作品,会不会变成“暴露阴暗面”,甚至,播扬丑恶?

然而,当我们以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细细地审视历史、现实以及人世间的许许多多事物后,我们释然了;

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事物,没有不存在矛盾的社会。

那些具有新闻价值的,为公共所关注的社会现象、热点和问题,无一不是滋生体制的边缘,今天与昨天的交界处,新旧观念的冲突中,新事物的生长点与旧事物的衰亡点,因而必然是美好与丑恶,光明与黑暗,正确与谬误,理想与现实,合理与不合理的共存。

真的记者,敢于直面纷纭的社会,能够把握笔下的众生。

铺开纸墨,我们追求客观和冷静。我们努力揭示社会现实和社会中的人与政策、法律、秩序、道德、观念的历史性冲突。我们承认社会多元评价的客观性,并努力反映各个利益集团和不同阶层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评价,努力揭示一种现象,一个事物,一种特定人生对社会不同方面的不同影响,尽可能做到全面的展示、剖析和评价。在一些篇目里,虽然没有直接的议论,但这一剖析和评价,却蕴含在作者导向鲜明的记述和描写中。

社会责任是神圣的,尤其是对于以“纪实”为己任的记者。

我们决不单纯“暴露黑暗”。我们所批判的,正是我们党和政府努力加以制止和清除的。我们在鞭挞假恶丑的同时,示人以真善美。也许,我们的高层领导能够从这套丛书中,了解到从报告、汇报、文件、纯新闻中难以了解到的社会的脉搏,而我们希冀广

大受众通过我们的作品,能更广阔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身处的时代,理解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理解党和政府为大众渴望的富裕美好的中国所做的努力,树立起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信心。

因为首先,我们就有这样的信心。

四

社会纪实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近10年的历程。它从一两家青年报刊发端,到风行了全国大小报纸、杂志以至图书出版界,现在,到了该进行总结和提高的时候了。

且把这套丛书,当作这一新兴文体的一个阶段的成果的一个展示吧。

如同世界上其他事物一样,这套丛书也非尽善尽美,各本的水平也不尽相同,而且,它也不能囊括社会纪实的所有类型所有领域。但是,从这套丛书中,人们至少可以看到社会纪实的题材和体裁的某些特点,以及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

我们感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对这套丛书的执著和付出的辛勤劳动。从我们策划出售文稿起,他们就关注着这件事情。而在出售开始时,出于价格承受力等方面的考虑,我们并没有想卖给国内的出版社,最后的结果却是以版税形式卖给了中国最“正统”的出版机构。也许,这是一个标志,昭示了中国文化市场已经走过了它的充满骚动、奇诡,以超常行为来博取社会轰动效应的启动期,开始进入常规发展的轨道。

杨菊芳

1994.8.16

时至今日,人需要拯救自我

——题记

作者声明

本书所涉及的人和事件皆源于现实生活，
如与事实相左，作者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与出
版者无任何关系。

目 录

1/两性囚徒
117/舞女沉浮

两性囚徒

引子 婚姻内外：一个女人的理智与愤怒

那一刻，她突然变得冷静了。就象一匹远离圈所第一次得以纵情欢跑的马儿又突然被人勒住了缰绳一样，她极力用双手支撑住已向后仰倒的身体，有两串泪水从她的腮边滑落。

她说：“别，别这样。”

是的，她想起了她的丈夫，想起了与她有着同样职业又一直对她相敬如宾的丈夫。是她这个丈夫于这短瞬间于这无形中伸手抓住了她感情的缰绳，使她冲动了的情绪得以遏止。然而，这种遏止，对她来讲，又是何等的痛苦的事啊！

他，还在紧紧地抓着她双肩，他那压下来的身体还在以一种海涛般的气势撞击着她的灵魂。

他说：“已经好久了，我都想，我们应该有一次。”

他是不顾一切地在爱着她。这种爱在大学分手的时候，曾因某种原因间断过，但两个月前意外的重逢，它又烈焰般燃烧了起来，且无法自熄。在他的意识中，爱的最高也是最圣洁的形式是相爱者合而为一：肉体的结合将使两个灵魂在交融中永远地告别距离。而现在，正是个机会。他与她歇脚的这个角落，是这个以幽静著称的公园最幽静的皂荚林所在地，这里很少有人来打扰，且此时，迷茫的幕色颇通人意地正拉开一圈巨大的帐幔。他也似乎已经想象出，当他进入她的身体后，她会涌起千般柔波细

浪应和他，回报他无尽的快意，那又是多么美妙的情境啊！

但她最终还是撑直了上身，随之腾出双手紧紧地抱住了他，使他无法再做出下面的动作。

“呵，原谅我。”她乞求道。

她制止了他。她是一个不愿超越于现存道德准则之上的人。她尊重已有的婚姻，尊重她的丈夫，她深知任何一位做丈夫的都无法容忍别人分享那方面的特权，她要在任何时候都维护住她丈夫的地位使之不受到伤害，只有这样，她觉得她的生活才能维持已经形成的祥和而不出现动荡。她是珍惜已有的一切的，尽管由此她将失去这充满浪漫情调又完全弃之不舍的爱。

然而，她以有所牺牲而保全的贞洁并没有按照她的意愿维持住已有的一切。或者说，她的忠诚是徒劳的，毫无意义的，没有任何价值的。一个星期之后，她的丈夫突然骤改亲善的面孔，开始以一种充满蔑意的目光对向她。

“他又来找你了？”这个男人冰冷又傲慢地问。

她扪心无愧地回答：“不过是同学相会，我们中间没什么。”

而这个当丈夫的恰恰认准如此回答乃“此地无银三百两”，从而开始对她实施起监控。过去很少往她办公室打电话的他，现在是三天两头地拨响她的电话机，但又没什么正事，一问，只是叮嘱：“晚上买点菜回来。”或“早点回家，把饭做出来。”这些事，其实根本不用提醒，她都会一如既往地尽主妇之职的。他无非是借此察看她在不在班上，是不是又赴什么“约会”了，一旦在话筒里听不到她的声音，他便会给她一晚上的长脸，甚至审贼似地让她汇报白天的去向。瞅不冷的，他还会守在她下班的路上接她。不知底细的人会以他们恩爱如漆，实质是他要看看有没有那个“他”跟她形影相随。如果就此而止，她倒不以为然，她倒会觉得他是怕失去她，是一种爱的自私爱的专注的表现，是可理解

甚至难得的。可他随之做出的，却是她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的，他在用一种不可言喻的手段煎熬她折磨她。他不再跟她作爱，不再让她近身，她的要求一次次地被他冷冷地拒绝。他总是这么回答：“我困了。”“我没情绪。”

终于有一天，她明白了她的处境。她捂着被子撕心裂肺般地哭了，哭了整整半宿。她刚刚 26 岁，她还年青得很，她生命的本能远未枯衰，她还无法泯灭对人类应有的那种快乐的渴望。然而他却一头断了她被他人所爱的可能，不允许她享有什么自由或去自我追求，一头又残酷地不与施予，她还从何处去尽享本当美妙的人生？

“我这样算什么？”她愤怒地撼动着睡得死猪般的他，她第一次如此严正地向他发出了质问。她分明发觉她不再是他心目中的“妻子”了！

这时候的室内一片漆黑，看不见外面闪着星光的天空，偌大的窗帘使近前的组合柜、写字台、电视机等等都浑沌成一体，象错落的又不失狰狞的怪物而弥散着无尽森然的寒意，全无半点温馨。那宽阔的顶板也如同一块黑色的恶石扑面压来，使她愈发的透不过气来，使她挣扎着坐直上身，再一次向他发出吼叫：

“我是个受你监督的囚徒吗？你这样对待我！”

他醒了。他眨动了一下眼皮，又异常平静地合上了。他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换了一个姿势，又安然睡去。

警醒后的颓然缩首

是的，时下为数不少的家庭是与阴冷的牢狱无异的。这个本当充满鲜花和欢乐的世界失去了新鲜的流动的空气，爱枯萎了，幸福的根茎出现了霉变，希望的阳光和雨露更属于遥远；当初心

心相印或志同道合的营建者停止了不辞辛苦的劳作，彼此交流的目光以冷漠替代了温情。或许仍有悠扬的音乐，但它引发的不是身心的愉悦，而是更加难以宣泄的悲哀与痛苦；或许仍有满盏的美酒，但它激起的不是志趣的冲动，而是愈发无法排遣的困惑与嫉恨。

许多人又是不愿承认这一切的。他们怕正视的结果加深他们已经无奈的绝望。

当然，在这中间或丈夫或妻子有一头是当仁不让地充任狱卒角色的，他们以管制者自居，唯我独尊，时时处处制约着对方的行动，而对方必须看他或她的脸色决定自己的进退，稍有不慎，便会招致早已受够了的处罚或新的意料不到的惩治。

这就是现实社会存在的一个现实！

也并不是只有还处于封闭落后的偏远的农村有着这等牢狱。早已开放的洋溢着现代文明气息的城市同样存在着这样的角落。

且不要说这仅仅是一种婚姻的悲剧。人类丑恶的一面往往是以理直气壮的面目出现的，而社会在评判上又常常有失偏颇，从而也就使得许多早就不该存在的东西依然情恣气盛地存在着，使得“难得糊涂”这种古语又成了今日众多世人自我安抚的名言。

好了，让我们收住这种意气型的议论，把我们的目光再向那些已经成为囚徒的人们集中一下。

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愿意成为婚姻的囚徒的，也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在择偶期间预料到自己之所爱会是日后无情又无义地监管自己的狱卒！可事情又正是在这种不情愿中发生了。

王丙文，这个被所在单位的人们信赖的工会干部是曾经颇为拥有一个爱自己疼自己的妻子而满足而骄傲的。

这位妻子姓李，年长王3岁，是一家商场的店员。7年前，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她与王一见钟情，随即便大胆求爱，主动献身，终于以闪电般的速度如愿以偿。

而王也确实有过好一段的快乐时光。他在她那娇嫩光滑的肌肤上体验到了男人的幸福，他从她那体贴入微的照料中感受到了女性的温存。只是这段时光未能延续为永久。当他们爱的结晶不再是襁中的婴儿而在整托幼儿园里有他人照料后，从时间与精力上得到释重般的解脱的他们却意外地陷入了另一番境地。——他厌恶她了，他对她再没有如胶如漆如火如荼的时候了。

不少认识他们的人都在背地里说：他的变化是犯了男人通病，是觉得家花不如野花香。而实质上，并没有一朵野花诱引他去采撷，他的身份似乎也早限定他不可越那雷池一步。上千名职工都盯着他呢，他若背着家室在外面招花拈草势必成为众矢之的。

那么，是因为她过早的皮松色衰毫无魅力可言了吗？

倒还真有这一因素。好色毕竟是每一个男人的天性，不“好”则无动力，无动力，人类何以繁衍至今？他不是这“每一个男人”的例外，他在单位里又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他自然希望自己的女人永葆青春之风采，不花枝招展也当风姿绰约，那于他终归是增色添艳之事呵。而她又确实全无与他一见钟情时的姿色了。她在容貌上的确可称之为黄面婆了。她不再有往日那光艳照人的神采；她在体型上也变形若枣核儿状，而难以再摆出过去那婀娜如柳的仪态了。但这一切又绝非关键。他还不是一个忘恩负义没良心无信用的无耻之徒，他不会忘记他对她做过的山盟海誓，他还是能够理解和宽容年龄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法轮给她带来的一切。倒是她自己顾影自怜之余生出一种恐

慌，在生怕他目标转移另有所爱的情况下，更加投入地对他爱之不尽了，以至爱得他有苦难言。

做工会工作，常常需要利用八小时之外的时间。但她却要求他的八小时之外的时间统统给她，要他陪着她守着她，让她挎着去逛商场，让她偎着看电视。他若回家晚一点，她便会哭会闹，会说他心里没有她，会喊叫道：“我一颗心全扑在你身上了，你为什么不把我当回事呢！”他要组织职工外出休假，她也要死缠活磨不辞辛苦地跟去，名义上是陪他，实质上是向众人申明她不可侵犯的地位。更有甚者，他夜里在单位值班，她也要追了去，同床共寝，声称：怕他一人寂寞。其实，他一个月才能轮上一次这种值班，再寂寞，他也应该是能够挺得过去的。挺不过去的，实质是她自己。没有男人搂着，她说她睡不着觉！她要他几乎天天夜里跟她做那种事。

如此一个女人 如此之爱，着实让他渐渐的承受不起了。同事们是不知这内情的，都说他就差把老婆别在腰带上了；都说他男子汉不象男子汉，是离了老婆就活不了的人；都明里暗里地“指点”他，别太“贪多”了，小心伤肾折寿；都为那值班室床单上他们留下的“遗物”而私下里拿他开心，甚至建议领导干脆在机关大院里专门为他们夫妇建一座行宫。

如此这般不能不促使他开始重新审视她的“爱”了。

那是盛夏的一个夜晚，燥热的天气使他如置蒸笼，开着电扇，在床上也难以入眠。就在他辗转之际，她突然来情绪了，要让他那样，并急不可耐地刺激他，使他最终无法自持，象启动了电钮的机器一样任其摆布地完成了那样一套动作。随之她又梅开二度。她终于如意了，她四脚八叉地悠然睡去。而他在倦怠之下却更加烦躁不堪。他看着她那一身松弛的赘肉，听着她那声声畅然的鼾声，他突然感到自己有点象专为发情母猪配种的公猪！完

事了，闹圈的母猪不再闹圈了，可你也从中得到应得的快乐了吗？没有，他觉出他没有。不能否认以往得到过，但现在，那一套机械的动作只是一种尽义务的付出，而无所获得。或者说，得到的只是又一次的证实，证实自己不过是她实现自我满足的一种工具。她的所谓“爱”并不是什么灵与肉的融通。如此生活对于本来就有限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在那重复得乏味的过程中，没有情感的升华，也就只能有意志的颓落。终日守着这样一个女人，为了这样一个女人活着，你不觉得累么？不觉得你应当还有许多事情去做却没能去做或难以做成吗？

他不知道别的男人是不是都象他这样在承受妻子的这般“爱”，但他毅然决定他应该中止这样的生活了，他应该换一种活法了，他应该从她的“爱”中解脱出来，把还没有被耗尽掏空的精力投入到职业或新的事业中去！

然而，他这又只是一番空想。

在他不愿完全为满足她而活着的意念稍有表露之际，她立刻向他做出了下述反应——

这日，因有事需要继续商量，他和他的女干事下班后没有立刻离开办公室。这被她突然“堵上了”。她象疯狗一样扑向那女干事，嚎叫着：“你这个狐狸精！骚货！浪货！我说他怎么见我这就烦了，原来是你勾搭他呀！我让你犯骚！让你浪！”她撕扯起对方的衣服，又抓挠起对方的脸。在他愤怒之极狠狠地把她揉到一边时，她又倒在地上打滚撒泼，歇斯底里地大哭狂嚎，引得全办公区未走的人呼漾漾地涌满了一屋！

最后的结局是，他有口难辩，自摘不清。尽管顶头上司一再声明相信他与那女干事不会真有什么有伤风化之事，但他还是从原岗位被拿了下来，被发配到一个车间随便安排了一个职位。这无形中证明她闹之有理，而他在品质上确有问題，从而使周围